

# 沧海孤帆

C A N G H A I G U F A N

周锴甫 著

新华出版社

# 沧海孤帆

CANG HAI GU FAN

周锺甫 ●



新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海孤帆 / 周锴甫著. --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166-2521-7

I. ①沧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13948号

## 沧海孤帆

作者: 周锴甫

责任编辑: 曾曦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封面设计: 臻美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: 100040

网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排: 臻美书装

印刷: 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张: 14.5

字数: 350千字

版次: 2016年10月第一版

印次: 201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66-2521-7

定价: 3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---

---

- 一、上不了岸 一辈子飘荡 / 1
- 二、浴霸不是灯塔 / 16
- 三、无须跪地求饶 / 32
- 四、胜败仅一纸之隔 / 47
- 五、泪水冲走愤懑 / 62
- 六、放纵不羁的“摸奶巷” / 73
- 七、“长袖善舞”先折翼 / 96
- 八、梦想 云水般地流淌 / 103
- 九、“花月痕”的妓色转换 / 114
- 十、黑腹丧钟为谁而鸣 / 130
- 十一、梦呓红颜的旧客船 / 140
- 十二、这滩浑水有多深 / 153
- 十三、躺着都中枪 / 158
- 十四、火拼的“鲶鱼效应” / 170
- 十五、情感回流 / 192
- 十六、孤帆远影碧空尽 / 206
- 十七、大好年华浪费在被窝里 / 215

- 十八、命运像掺杂玻璃渣子的毒药 / 226
- 十九、寻求逆转拐弯处超车 / 236
- 二十、红尘作伴 未必能活潇洒 / 254
- 二十一、“鸯梦重温” 命犯桃花 / 263
- 二十二、让人嘘唏不已的隐形逐鹿 / 277
- 二十三、变腐朽为神奇 / 282
- 二十四、用自己骨头熬自己的油 / 287
- 二十五、浮舟沧海的正午骄阳 / 298
- 二十六、刀锋舔血留下的余味 / 306
- 二十七、鸠占鹊巢”的厚黑术 / 319
- 二十八、乱地离骚一抹红 / 327
- 二十九、深夜醒着数伤痕 / 332
- 三十、感觉活在剃须刀边缘 / 341
- 三十一、命运对他的玩命狙击 / 355
- 三十二、擦枪走火伤自己 / 363
- 三十三、追权逐利的肮脏交易 / 370
- 三十四、炼狱中的“唾面自干” / 381
- 三十五、腾空飞翔中的陨落 / 396
- 三十六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/ 408
- 三十七、悖逆的魔咒 / 420
- 三十八、“播种机”玩火自焚 / 434
- 三十九、离婚证旧照片里冒出的男人 / 446

## 一、上不了岸 一辈子飘荡

人在水泊江岸上溜达，魂在群魔噬咬中游荡。

2004年初秋，秋雨萧瑟，高康旭的成熟中年像悬崖峡谷的苍松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依然矗立在彩虹之巅，只是这种矗立太过虚妄，更像是活在剃须刀边缘——咋说好呢？呃，康旭遭受企业破产和离婚双重打击，自以为是濒临死亡的玩命狙击。原本怀揣一个纯净的人生梦想，试图让生命渐入佳境，超越平凡的生活。而今，万劫不复，从云端跌倒，难以救赎。为此，他父亲希望他进城打工，大不了换个生活环境，对一家人得有热血担当嘛。可他对进城两眼一摸黑，那么多全日制本科生找不到工作，他闯城市火拼，岂不是以卵击石？哪里有他的安稳营生？像“候鸟”般的筑巢，先安营扎寨，再安居乐业，按图索骥地在城市“舔舐余唾”，未必就有他的席位，城市不是他最后的归宿。在他备受凌辱后，觉得命运像在一张纸上，被秋风吹乱，上不了岸，一辈子摇晃，最终的结局，大不了就一死！

当顶高照的艳阳，正意味深长地追视着蠢蠢欲动的高康旭，他正处于决绝行为进行时，好像全世界都站在他的对立面，阳光透过银杏树缝隙中纯净地流淌，投射在他核桃般蠕动的喉结上，那吞咽矿泉水“咕噜”声响，或许是他生命的最后回唱。深邃而黯淡的瞳孔，凝重而沮丧地看着这滨江之城，银杏树和芙蓉树交织成一道绿色拱廊，

江畔的风肆意拼命地吹，当记忆的发梢缠绕过往的支离破碎，仿佛述说他生命狙击的撕扯和杀戮，早已心若死灰，腾空一跃的念头在江畔滋生和蓬勃起来，现在只想挥动如翼的双臂，跳下去——

没人会在意他，这个落花似有情的季节，他刚才是如何突然从堤岸上冒了出来。人生冰火两重天。他没脸向亲人们道别，路已走到了尽头，他既不殉情，也不作秀，只求速死，解脱！郊道上一簇簇芙蓉花瑟瑟作响的声浪，似乎在哀叹他生命的倒计时，他翘首望天，与世决绝，天空像放电影似的，浮现他跌跌撞撞的狗血人生，婚变、企业倒闭和求职无门……跳进江里，也轻如头发和鼻涕，唯求被尘世湮没，这念头，已占据他整个心扉，眼前红枫伴彩云，已与他无关了，他正在移动脚步，朝着那两江交汇处的“那片海”——

那天早晨，他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家里到处有垃圾发酵发霉的馊味，他认定自己的身体也发馊了。他穿上当老板时御用的雅戈尔西服，从省城的城南车站搭长途车，行驶100多公里，来到那个江岸上，此生从未见过大海，权且把眼前这片浩瀚的江水当作大海吧……

康旭一条腿向前伸着，一手扶着栏杆，一手掠过缠绕双眼的头发，脑袋高傲地扬起，落寞的视线与“海”天一色的蔚蓝融为一体。宛如雕塑般的成熟面庞、健硕伟岸的身躯以及被江风撩起的衣角，在艳阳逆光里挺直的身躯，在头顶骄阳正艳、脚下碧波荡漾的西南江滨城市，在生命临界点上“丢翻自己”，只需在眼睛一眨一闭间，纵身一跃，便会为不堪命运划过最后一道凄美的弧线……

城市风景在流转，鬼蜮般的人影在游走。他要乘无人的空档葬身“那片海”中……一切都空寂下来，他已灵魂出窍，能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吞咽的声音，那声音在哭啼似的与自己对话——在凯州城里的成人店铺，像光着屁股绕着圈子拉磨，几个轮回下来，才发现自己一

直像傻逼样的“裸奔”，还挨了老板两耳刮子，男人尊严被湮灭，龌龊和厌恶的尘世，已没啥让他留恋了……他只需在江岸上一脚踏过去，他整个人将丧生“海底”，消逝在这没人知晓的水系地平线。他抗议这世界玷污了他的灵魂，就让这清澈的一江秋水，将给他来个彻底的涤荡……

松开手上的江岸栏杆，便可腾空飞翔，让自己沉溺到水里，而他最真切的疼痛则与江水相呼应，不错，让大江吞噬自己，就此终结屈辱的生活……

康旭下意识地捏了一下西服口袋，对了，衣袋里缝有写着他名字的布条……死亡，将毁掉他所憎恶与肮脏的肉体！当他微闭双眼，朝前跨越、决绝地纵身一跳之际，突然感觉他的后衣领一被身后来自人的力量牢牢地攥住了，后面有人在使劲地把他往岸上一拽，他嘭地瘫坐在江岸上，一片“有人跳水，快救人”呼唤声聒噪他的耳鼓，疲惫不堪的他，过分沉浸葬身江底的灵魂在愚钝中苏醒，他一时难以注解自己的极端行为。在骄阳炫彩的逆光里，他依稀看见，一群来此城旅游的男女正满脸狐疑地围着他，惊魂未定地审视他。那位身穿蓝色格子休闲装的中年男子说：“啧啧，我还以为是在拍戏哩，硬是有人想不开哦……我们美女导游都留意观察你好久咯！”

高康旭在眩晕和迷离的逆光中，恍惚听见那位手拿导游旗子的美女导游，脸上神色淡然如菊，却显露出热情、探究和忧心忡忡。女导游俯下腰身，她的目光在他额头和脸颊上游走，她的鼻翼两侧挂着如同荷叶上晨露般的汗珠，继而汗珠变成无数晃眼的碎片，让康旭眼花缭乱。她口音一听就知是本地人——语气强悍坚定而沉郁，“哦，小伙子，是不是失恋了，来这里上演自杀秀，为爱殉情？”见康旭还未缓过劲来，痴愚茫然地直瞪着她。美女导游兀自感叹道：“我就搞不



懂咯，一个大男人，就那么疯狂地想走绝路？”便热情地伸出手与他握手，说：“冒昧地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叫百慕仪，是带这个旅行团的导游，你呢？”高康旭这才从惶惑中确切地认知，他已经被眼前这个女人救了，所有场景的切换，就发生在一刹那间，像骄阳下的一道刺目的闪电划过，“葬身江底”求解脱，转眼就变成了女导游眼里一个悠长而娴熟的“跳水秀”，他睁开质疑的眼睛，下意识地附和回答：“我……我叫高康旭，是打酱油都没人要的孤魂野鬼！”

“何必轻贱自己！江水就能洗掉你最深切的疼？或许，你的个人价值还没被人发掘哩……”百慕仪深邃的眼睛盯住他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你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面带福相哩！堂堂男子汉，有啥想不开？啧啧，大不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……”

康旭被她的话激得浑身颤抖，不假思索，独自呢喃地迸出声：“呃呃，还小伙子哩？你救我也没用，人既已心死，是救不活的……”

康旭自顾瞎想，身上沾染太多的诟病，他的存在构成一种罪孽和笑柄，再难以承受心灵的孤寂和繁琐的沉重。他没有优势像古时文豪把苟且活成潇洒，何处立足，流向何处彼岸？不，他没有彼岸了，他甚至没有苟延残喘的力气了……选择死在别处，竟那么难！

突然，浩荡的江面上，回响船帆起航的鸣笛声，又有一道骄阳下炫目的光晕向他弥漫过来，百慕仪再次有力地抓住他的手，双眼湿润动情地说：“不经天磨非好汉！何苦要走绝路呢？说不定大好时光在等着你，说不定你将会大器晚成哩，你真还没到灰飞烟灭的时候哈……好了，我还要带团呢……不说了，给你一张名片，请答应我，别贸然行事，铸成大错！等心情平静下来，请给我来个电话！若没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和全团30多人和你的家人一样，都会在这个江岸为你伤心的，对吧？真男人，为亲人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，请珍爱生命——”

临离开时，白慕仪在康旭的肩膀上拍了拍，煞有介事地加重语调说：“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你一个壮硕伟岸的大男人！哎，我再多问你几句，你自杀，是不是想祈求别人的可怜，觉得自己活得造孽、窝囊？需要别人怜悯你？告诉你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！”所有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想想自己的问题吧，热血男儿应有热血担当吧！你太自私了，想撒手就撒手，想解脱就解脱？死还不简单，谁不会？可你别忘了，这是两条江的交汇水域，是老百姓眼里的绿色港湾，是天然氧吧，是国家级生态旅游圣地，不是自杀男人葬身污染的地方……再说，惨如死狗一样，像猪尿包似的悬浮在江面上，也不是你想要的最后归宿吧？”白慕仪又觉得自己的话没分量，忽略了某种禁忌和杀伤力，仍是一脸的狐疑，于是加重语气，得下猛药，说：“告诉你，跳江自杀一点都不好玩哈！再说，你也跳不起！给你明说，下游捞尸工收费很贵的，打捞一个尸体，开口价就要一万八到两万。啧啧，你自己还不如用这两万块东山再起哩！对吧？男人真正的精彩，不是一帆风顺时的精彩，是跌倒了没趴下，重新站起的那份精彩！自己好好想想吧！”康旭一个激灵，从没想过这些，错愕地戳在江岸，僵直而沮丧地垂下脑袋。白慕仪寓意深邃地剜他一眼，扔下凄惶落寞的他，带着旅行团队伍抽身离开了。

人群散去了，只留下康旭一人待在那里。旋即，他用胳膊支撑起身体站了起来，思绪浑浊，略有一丝领悟，今日邂逅一位走南闯北的女导游，萍水相逢，她的话刻薄而又分量！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是一种遇见，是意外的惊喜？历来他就骄横放肆和唯我独尊，此时他已心力交瘁，几经跌倒又爬起，也没见什么精彩，或许命该再活一回！谁也难预知，勇者相救，自杀未遂，反倒会衍生一场被才子佳人们煽情已久的艳遇？红色枫叶在江岸上沙沙地纷飞，两岸云水处明媚清新。他

连做十个深呼吸，失魂落魄地坐在江岸上的休闲椅子上，竭力梳理思绪，沉吟一会儿，声名狼藉的过往，像一江秋水，被骄阳下的一层薄纱遮着，显得好遥远，遥远有多远，他仍心乱如麻，不想知道……

突如其来的逆转，让康旭满怀荒芜与郁结，自杀的冲动变成了男人的耻辱，再走这一步，需要底气了……江岸上，在一棵“歪脖”银杏树下，女导游的话如雷贯耳，他的僵尸似的思维开始渐次活泛起来，心境渐渐回归平复。然后，便靠在休闲椅上沉沉地进入静谧的梦乡，酣睡了两个时辰，他才从梦中醒来，秋高气爽，骄阳当顶。或许，他真的死过一次了，已经被江水吞噬了；而现在，又重新被人拯救了，没有遭人摒弃，角色切换了，成了美丽江滨之城的旅游观光者。

高康旭回味他灵魂深处的挣扎和炼狱般的疼痛，显得像孩子般的无助，恍惚升起一种莫名的彻悟，活着，走着，瞧着……“搞他妈的人造家具”，一个多月来，他神经衰弱、失眠，老是独自嘟囔着此类诡异而荒诞的粗话，还扮出一些的怪异姿态与夸张动作，引起同事和熟人质疑，以为他是从疯人院刚放出来，他们恰似隐没在遮阳银杏树荫里的幽灵那样，冷不丁在他自说自话中飘逸出来……

康旭脸上写满绝望和懊丧，随着一股送爽的江风吹来，在他面前呼啸而过的送报汽车上，蓝天碧云下，“唰唰”地飘飞来两片缤纷的红枫叶，飘落在他身边，哦，不，近看，是两份报纸，他顺手抓起一份，定睛细看，竟是《凯州日报》；而另一份却随着江畔的风力，飘浮在波涛翻滚的江水里，犹如一叶扁舟地随一江秋水飘逝而去，渐渐淡出了他孤寂的视线……

他两眼饥渴地直勾勾凝视着报纸，手捧报纸的剪影，倒影在江水里……当他一想到年迈的父母和读中学的儿子，忽然浑身软瘫，且颤抖不止，唯有一条求死的生命，才会大彻大悟，正如美女导游所说，

想自杀，他没资格，也死不起！一个男人对家庭最起码的责任心，遏制了他“自杀”的冲动，还需到喧嚣红尘中，继续“苟活”，自杀就是亵渎生命！

“滴滴—”

他手机固执地发出蜂鸣声，搭眼一看，是他老姐打来的，说是帮他找到了工作，要他明天去应聘面试，具体工作和待遇，需见面细谈……

高康旭心里随即激荡起“好好活下去”的涟漪。没告诉老姐自己在距凯州市区 100 公里以外的丹乐山市。对他来说，这里最不缺诗情画意，最缺的是返回凯州城区的车票钱，原本只想跳进滔滔江水里作个彻底了结，现在兜里已空空如也，在绝处逢生之际，他心里灵光一闪，身上唯一值钱的就这件名牌西服了，卖掉它吧，再杀回凯州，重出江湖。于是，他来到对岸江畔景点公园的大门口，用刚才捡来的那张报纸，躬身把西服铺在报纸上面，然后就蹲在那里向路人兜售……他想再跟自己赌一把，要么西服卖出去，就回凯州打工，养家糊口，要么就地解脱，等熬到夜晚天黑人静，乘人不备，再次只需扑通一声，一个腾空而起，跳进滚滚江水，悄无声息地坠江而死……能否继续苟活，唯看天意啦！

隔了不到一个时辰，那位似曾相识的穿蓝花格衣服的中年男子，晃着膀子走了过来，留守在他的摊点前，先是随意溜达一会儿，后经过讨价还价，终于愿意花四百七十元，将他的名牌西服买走。

颤抖的双手，捧着这苍天相助、及时救命的红色钞票，康旭像被打了一针鸡血，突然亢奋起来，江岸头顶骄阳正艳，通过刚才的酣睡和卖衣，在他身上发生了魔力般的改变：寻死之心已荡然无存，命不该绝啊！老天爷和美女导游都伸手相援，他眼前所见到的碧绿浪花，

竟然唱起了欢乐的歌……

康旭找到一家街边“苍蝇馆子”，猛撮了一顿，然后，轻装上阵，坐长途公交车返回凯州，准备迎接明天新的职场挑战。不过，今天邂逅了生命贵人——那位美女导游，让他绝处逢生，老姐那个救命的电话也来得太及时了，兜售西服也恰巧遇到了识货的人，所有格局看似峰回路转、水到渠成，又像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暗中帮衬或掌控……今天所有的履历都犹如旋转舞台的时空流转，让他体验了一次江岸“假性死亡”。

承载种种的疑惑感，康旭晚上回到父母的篱笆墙农家小院，进门前做了个深呼吸，再抹掉眼角的泪痕，一如往常地跟父母闲聊几句，然后就溜出院外，鼓足勇气，按白慕仪提供的名片给她打了电话。

“喂，是白导游吗？你好！”对方的手机一拨即通，“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给你道谢了！”

“不用谢！生死自有天意！真搞不懂你正值壮年，何苦去寻什么死呢？”

“唉，不好说……反正当时就想扑通一下，一了百了！”

“其实，自杀者但凡有两个情景：一是生活无路可走，二是为情所困。请问你属于哪种？”

“不好说，无论哪方面，我都很失败……”

“你以为死就可以解决一切吗？你这把年纪，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吧，你死了，家里的妻儿老小咋办？上帝关上一道门，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，但窗外却是陡峭悬崖，不努力，上帝绝对不会再给你升降梯的。你最大的失败是产生了寻死的念头！中年男人，能不能别活得太自私？自己命苦，就不要怪社会！自己身体肮脏，就不要去污染江河水！好不好？”白慕仪以这种特立独行的循循善诱，刺激他迅速打

消“自杀”念头。

“这话有点刻薄哦！但我不生气。我万念俱灰，想解脱都不行？不过，现在好像有点缓过来了……谢谢你，大恩不言谢！”

“感谢，就免了！往俗里说，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乎！压力大，也不足以构成自杀的理由，在竞争社会里打拼，谁压力不大？活着多好，活着就有机会，活着就有梦想和希望……你想把自己死拍在江水里，抠都抠不上来！即便打捞上来，却臭不可闻，不如一个猪尿包！保持联系哈……”

电话那边，百慕仪似乎正通话，好像突然被迎面吹来的秋风呛住了，对话嘎然而止。康旭心底莫名地冒出一句歌词：情比江水韵更多。

高康旭扑朔迷离、差点戛然而止的命运曲线，没有在他家留下一丝痕迹。他不是石头，为何要自绝于社会与家人，跳进大江任奔腾的江水吞噬；在社会上难以立足，就把自己扔进大江，幻化成一条最厉害的鲨鱼，因为他已脱离了社会群体这片海洋，注定只有死路一条，转弯，才是上策。是张国荣似的“怕容颜老去”，还是困于掏不出“打酱油”的钱？“恨不得把反骨刻在脑门上”，让他吃足苦头！

一个中年男子摔倒了，第一件事，是先站起来看看周围有没有人，再看自己是否走到了路的尽头，他不相信那种时间是疗伤的说辞了，他由一个私企老板转换成城市打工仔，从角色切换，便可审视他的命运轨迹……

蓦然回首，却已是物是人非。康旭的浑身已被美女导游传递的温暖所渗透，在这个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社会道德蒙尘的背景下，人家能及时拯救，足以见证她是有正义感的女人，给了他重新做一回他自己的勇气！

江岸记忆中，永远镌刻这一天：2004年9月27日。

高康旭从企业倒闭到凯州城打工之前，重病了一场，住院治疗了半个月，他脑袋里也斗了半个月，他深思熟虑，选择离开这座乡村名镇，到大城市去谋求个人发展。历经炼狱般的企业破产、婚变的双重打击，他已不敢奢望东山再起，从乡镇首富跌入低谷，回到了原点。他谋划着换个活法，变个环境，到大都市拓展新天地，他变卖了位于新街的那五间商铺和三楼一底的房产，还清银行及相关债主的债务，最终囊中羞涩了，生活把他抛弃到社会底层，命运把他抛到大都市缥缈浮沉的边缘地带……

该打起精神振作，进城捞生活啦！

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，在于他甘愿为某项事业卑贱地活着，在砥砺沧桑中转换人生角色。

“进城去闯，总比窝在家里要好些……”这是高康旭刚进城“闯生活”唯一能给自己打气的想法，也是他心中走出人生困境逆旅的第一道曙光。

初秋一个寂静的傍晚，从被夕阳余辉浸润的树枝缝隙里，康旭望见场镇上建筑工地上塔吊上的灯光，像守望的灯塔般地闪亮，它是滚滚红尘中最孤寂的一颗星辰。康旭触景生情，再不调整好心态进城打拼，自己就快哀叹“最美不过夕阳红”了。穿过城市的声浪，扑面而来的是无止境的浮躁与喧嚣，钢筋水泥架构的立交桥和摩天大楼，在演绎着这座繁华大都市历久弥新的巅峰传奇……面临凯州城，他觉得很渺小和卑微，犹如天桥水泥板缝里一颗刚萌芽的谷粒，在对自己的卑微和渺小的认知中，卑微到了尽头，或许就会逆转，一个男人是否在痛彻的卑微中浴火重生，突破这种卑微，要么在卑微中把自己烧成灰烬，要么卑微中重塑美好人生……

在乡村蒙羞、心里蒙尘的高康旭，初到凯州很是迷茫，瞎逛了三

天，确切地讲，他没有在大城市立足的“敲门砖”和傲人资质。他从一个又一个（招聘）劳务市场拱出来，心情比刚才走进劳务市场时更绝望和懊丧。他脑海里也是纷乱繁杂，一片迷茫，同时又感到，自己像“没头苍蝇”似的瞎撞，怕从今日所饱受的一切惨败中彻底气馁。似乎还要咬紧牙关，再作一搏！他多次扪心自问：“要揽瓷器活，你有金刚钻么？”你立足之本是什么？“没本事”的自责任感漫过他的心灵深处，职场像一座高山般高踞在蓝天碧云之上，自己既是憋死的牛，又是愚死的汉，屡遭拒绝是个致命的问题：为了确保一家人的基本生存，他决定，“只要在凯州城，有人肯聘用我，就是守厕所都义不容辞！”若不一一条道走到黑，其结局就只有死路一条！现在他自己成了“炼狱般苦难”的隐忍者，自己身临其境火拼，亲眼目睹“厄运”与他狭路相逢，只要养家糊口，干什么都在所不辞！后来稀里糊涂地瞎逛，在一家“成人用品专卖店”的橱窗前停了下来，这里要聘营业员，那位胖得跟充气娃娃似的女老板上下打量他，绷着的肥脸痉挛一下，贪婪地嗅着这个外表壮硕的乡野汉子的独特气息，觉得他模样周正，便暂聘他留下来兜售这些冰冷的塑料成人用品，以及那些壮阳药品。曾经呼风唤雨的大老板，康旭咬牙留下来，整天与这些遮遮掩掩的塑料夫妻用品（充气娃）打交道，他曾把面子和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干这个，是否对他的人格构成亵渎，不过，现实的枷锁与个人尊严相考量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！不知道兜售这些塑料性具是否跨越了他尊严的底线？他麻木了，已不懂男人底线的界定点……或许，地位、权利和金钱才是尊严的筹码？或许，他尊严的大厦早已因企业破产而顷刻坍塌，他已清晰地感觉，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的梦想和尊严已经深埋在老家那片“良土沃壤”里了……

难以接地气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，他能在城市站稳脚跟，能在打



拼中破局，硬着头皮混吧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：“只要能活着，活着，活着！不管怎样活着，只要活着就好！”在“成人用品店”，每天面临那些需要释放、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男女，他还得按用户需求，推荐适宜的新产品，自己却很惶惑，不知为何这城市以这种方式接纳他，好在有个落脚的地方，供儿子读书有个收入来源……他认定，这里不是大老爷们该待的地方，但为生活所迫，别无选择前，忍耐做下去，活下去不需要理由，只需要适应……

从未听闻高康旭在城里站稳脚跟的消息，那个“成人用品店”最终未让他走出狙击命运的泥潭。

想点燃遗落的生活热情并非易事，这里不是康旭安身立命的驿站。店里的老板来过一次，嘴里指桑骂槐暗示他与胖老板娘有一腿，这让他感觉作呕都找不到呕吐的地方，渐渐地他的职场倦怠感越来越浓了，都一大把年纪，何以在此受“夹磨”，在漫天遍舞的塑料性具世界里“混寿年”！“我欲有心照明月，无奈明月照沟渠”，这便是他的心境。在店里没有顾客光顾时，他感觉这座城市一片漆黑，暗骂自己：“搞个人造家具！”这骂声很顺溜、很爽快，也很泄愤，有一种与命运抗争情绪宣泄的余味，就像在公交车上向窗外吐口唾沫似的那份“倍儿爽”。这种蕴含歹毒与齜齜意味的骂人方式，他一直持续到后来很久，他甚至质疑自己有点变态！

光顾此处的男女，以其说是变态，不如说是病态，在店里整天与这些人打交道，他说不出的晦气和颓废。但站在店老板的角度来讲，以这种方式开店做生意、满足这类层次顾客的需求，虽然暗中遭别人嘲笑，做不出好的营生，偏爱这种以塑料成人用品，搞不懂老板是齜齜还是无奈！后来他明白了，销售成人用品是个产业链，是以聚敛财富“滚雪球”的。